



林布蘭的《亞當與夏娃》

● 文見歡

荷蘭畫家林布蘭 (Rembrandt) 在三十二歲時製作了蝕刻畫《亞當與夏娃》，15.4 厘米長，11.5 厘米闊。夏娃手拿著果子，亞當在左邊，蛇在右側。這佈局顯示林布蘭正描繪創世記三章 6 節的情景：「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」



畫中的蛇不但有帶爪的腳，而且有翼，身型龐大。估計林布蘭是從啟示錄十二章 9 節的角度去想像蛇的形象：「大龍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，是迷惑天下的……」蛇居高臨下，靜靜地伏著，仿佛一隻埋伏等候偷襲的猛獸。這樣的姿態令人聯想到牠的「狡滑」(創三 1)，牠已離開了夏娃與上主，叫她懷疑上主的命

令背後另有居心。現在是看戲的時候了，牠在粗壯的樹幹上，由畫的右方伸展到夏娃的頭上，配著身邊的樹枝樹葉，遮蓋了畫的整個上方，除了營造出上重下輕的壓力外，更將亞當夏娃與上天隔絕，叫他們身處一個看不到天的昏暗環境中。

在無天的樹下，站在中間的夏娃身體灰暗，雙眼望向丈夫，雙手拿著一個果子在胸前，態度疑惑。她剛剛與蛇談話完畢，自己判斷過那棵樹在物質上、美感上及功能上都很吸引，就摘下果子，正想吃的時候，丈夫卻以左手擋著，同時，他的右手更作了一個警戒的手勢。亞當有阻止夏娃吃果子嗎？但創世記三章 6 節所描述的亞當卻一直保持沉默，彷彿不在夏娃身邊，當夏娃一給他果子，他便立刻吃了。林布蘭所畫的與聖經描述的

不同。林布蘭是否想表示亞當曾盡力阻止，但最終失敗了？還是亞當的阻止行動不過是林布蘭的幻想？「如果亞當有及時阻止，便好了。」「如果亞當阻止了夏娃，那是多麼好！」這是一個畫家對亞當悖逆後感到懊悔，而作出另一結局的冀望嗎？每當我們犯錯後，一個常見的心態就是懊悔自己的失敗，盼望可以時光倒流，做對所做錯的。林布蘭是否這樣想呢？

無論他的用意如何，在現實中，亞當的確吃了果子。自始，「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從罪來的，於是死就臨到眾人……」(羅五 12)。但這個悖逆的現實，並非不可挽救，更是可以扭轉的：「因一次的過犯，眾人都被定罪；照樣，因一次的義行，眾人也就被稱義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眾人成為罪人；照樣，因一人的順從，眾人也成為義了。」(羅五 18-19)。這個逆轉，不是靠一個時光倒流後的再選擇，而是靠「末後的亞當」——耶穌基督——做了亞當所未能做到的順從。是的，我們的救贖不在自責自怨之中，而在上主隨時不斷賜下的恩典。✠

(作者為廣恩堂傳道)

四川·四問

● 馮玉珍



第一問 他為何可以說得這麼輕鬆？

五月天，我參加了房角石協會主辦的四川醫療義工隊。第一日下機不久，坐在車內，領隊李牧師告訴我們現在去北川和北川中學，我登時滿懷感觸，心頭一酸。在地震後第一次踏足這嚴重傾倒、傷亡枕藉的城市，心情頗為複雜，擔心見到災民時，我會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淚，哭得比他們更傷心。怎知，當我們到達一個可以俯瞰北川廢墟的山頭時，滿眼盡是售賣相片、光碟或香燭的小販檔。檔主為了生計，要不斷重溫地震當日的悲痛場面！更令我難以接受的，是一位年輕小伙子，他跟我們談話時，說自己的弟弟就是災難臨到時在學校中喪生，但他的語調是那麼淡然，淡得令我心頭湧出許多問號：他已經完全收拾了悲傷？還是從來沒有處理過內心感受？抑或……我不能期望得到解答，惟有默默地祝福他。



二十來歲的小王

處人？難道為了國家體面，就要鎮壓人的情感？若真的有邪惡勢力左右著事件的跟進，政府領袖怎能坐視不理？即使要將這兒改建成紀念館，可否及早動工，並將每一位不幸者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？

第三問 莫非他以後就一直這樣生活下去？

五天的行程裡，我們有時會分頭行事，去探訪或是義診。有三位隊員坐長途車到一偏僻小鎮，探望一位因意外導致下半身癱瘓的同胞，他名叫小王，二十來歲，隊員們花了三小時為他梳洗和去除雙腿厚厚的死皮。從相機的留影，給我展示兩條猶如枯木的腿如何瘦削，腳掌扭曲變型，部分腳趾變黑，任何人看見都會深表同情。聰穎的他缺乏醫療跟進和照顧，每月只有微薄的津貼，每天鬱悶地躺在床上。我們不禁問，他的一生就要在這破舊的安老院中虛度？地震中失去雙腿的人已裝上義肢自由走動，小王和許多無名的傷殘者卻仍前景暗淡，不知將來如何。

第四問 我可以再做些甚麼？

返回香港，心中最念念不忘的是小王，雖然我沒有親眼見過他，但會不斷問自己我可以為他做甚麼？我不想他成為另一個「斌仔」，在絕望和痛苦中呼求解脫。我希望他可以綻放更多的笑容，就像隊員為他慶祝生日時所展露的笑臉一樣，滿有朝氣和神采。慈愛的天父，求你感動我、感動更多人，與苦難者同行，不限於香港這繁榮的城市內。✠

(作者為德荃堂傳道)



慶祝生日時小王

第二問 祖國何時才會對人多一點體恤？

下了山頭，稍往前走，就是北川中學的遺址，它現時被高高的圍板封鎖著，我們只能從狹窄的縫隙中窺視內裡的景況，倒塌的部分仍然原封不動，未獲清理。當我想到有不少學生的遺體就在碎石堆下，頓感不寒而慄，也為他們的父母感到憤慨，整整一年都沒法子為親生子女辦理後事，心中定必有「未完之事」，哀傷之情老是揮之不去，還要加上無助、怨憤、歉疚等複雜的心情，他們何時才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呢？我們的祖國何時才可以人性一點地處事